

# 黄土地上的秋冬春夏

当我不得不将电脑桌面上的“支教碎片”整理打包，并建立一个“研究生”的新文件夹时，我才意识到，要真正做告别了。

再次忆起那片黄土地，我脑中浮现的是一张张融化人心的笑脸，老师们的、学生们的、餐馆老板的、快递站老板娘的和司机师傅的……那代表了所有的纯粹美好。

这一年的支教生活是圆满的。我经历了教学上的自我打碎与重建；

我尝试了通过语文课堂给学生传递好的价值观；我学会了接受离别……

当我的学生们被敲锣打鼓送出校门，准备参加中考时，我的不舍和担忧达到了极点，似乎还想再为他们做点什么；当我在

考点外站在雨中张望，却几乎没有从乱糟糟的身影中发现我的学生时，我终于意识到，身为老师，我目前似乎已经不能再为他们做些什么了……

我曾有意塑造出“威严”的形象，小心翼翼地跟学生们保持着师生距离。在这期间，也只是悄悄地用行动和文字走进过个别学生的内心。但好在，这群娃娃们依旧是如此明媚的存在。比如，在枯燥压抑的初三生活中，他们会把自己写的“情诗”拿来给你检阅；他们会笑嘻嘻地给你递过来一块西瓜，和你分享“天大”的喜悦：“老师你吃！这是化学老师奖励我们的，买了五个瓜呢！”青春期的小朋友们，每一个烦恼似乎都很大，但当下简单的快乐又是最真实的。2024年宁夏中考开始的那一刻，我的支教生活真

正结束了，我和学生们终止了为期一年的师生关系。但是，我们又成了亲近的朋友。时隔几个月，还能收到学生的信件、被他们的电话“骚扰”，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研支团和那片黄土地的故事未完待续，我和娃娃们的故事也没有结束。或许若干年后，我们会站在属于各自的那座“山顶”上，隔空打个招呼。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原来这一年时间，真的如此短暂，短到我还没第二次看到平峰夏天的梨树结果、秋天的红叶漫山、冬天的雪花飞舞、春天的桃花映红。但每当我想到那片宁静的黄土地，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暖流，像冬日黄昏一样，暖洋洋的。

王莹(历史学系2024级研究生)

## 光影书画

### 江湾校区新晋打卡点



本次校区景观更新项目的启动，源于环境科学与工程系2023级硕士与直博生班给江湾校区管委会提交的一份关于校区景观设计的提案。为呼应师生需求，丰富滨水休闲空间功能，进一步营造校区文化氛围，江湾校区管委会积极推动落实提案的建议。

来源：环科系

## 波德莱尔常使我想起一只猫

余光中先生在《翻译和创作》中曾谈到，“一般说来，诗人而兼事译诗，往往将别人的诗译成颇具自我格调的东西。”对于译者而言，最大的满足感或许不在于完美的译文，而是在翻译的旅程中感受到的诸语生命力的摇曳，和它们背后文明与文明碰撞间的激荡，以及自己笔下“再生”的文字。20世纪上半叶，以陈敬容为代表的中国诗人对波德莱尔的翻译，不仅反映了译者的主体，也与近代中国在探索发展道路中的自我反思与自强不息的精神相呼应。

中国现代诗自20世纪初兴起以来，其发展便与外国诗歌的翻译息息相关，许多中国诗人也兼有译者的身份，渴望通过翻译来寻求中国诗歌创作的新方式。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享有盛誉的女性诗人，也是中国几十名波德莱尔译者中唯一的女性，陈敬容女士(1917-1989)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她的诗歌翻译不啻为一种传奇的启发。以朦胧派为代表，许多

处在迷茫阶段的诗人都通过陈敬容女士的翻译接触到了波德莱尔，并将之视为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

1936年秋季，陈敬容跟随一位家教老师在北京学习法语，自此，她开始大量地阅读法语诗歌。1945年，她第一次翻译了波德莱尔的诗歌。1946年，她搬到上海，开启了文学生涯中最多产的时期之一。1946年12月19日，陈敬容发表了文章《波德莱尔与猫》，以一句简洁的“波德莱尔时常令我联想到猫”开篇，表明了文章鲜明的个人视角。波德莱尔写过不少关于猫的诗歌，但猫并不在他作品的主要主题之列，无论是写波德莱尔还是写猫，陈敬容都强调了他们敏锐的视力，以及一种对立统一的样貌。

她通过对照波德莱尔黯淡的生涯与他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进一步阐明了“现实生活”与共情诗学之间的联系。在陈看来，波德莱尔的共情范围跨越了阶级、体能、外表、婚姻与家庭关系，以及年龄的

界限；它延伸到动物、自然环境和无生命的物体。其他诗人或学者从未这样解读过波德莱尔的诗歌。与大多数受其诗歌启发的中国男性诗人不同，陈对于波德莱尔的刻画近乎站在对立的一面，立志于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寻找积极的一面，并发掘其诗歌中的创造性。通过强调波德莱尔独特的阶级背景和诗学观，她打破了人们对波氏以及其他象征主义诗人(如马拉美)“颓废”的普遍印象。

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陈敬容放弃了诗歌创作，专注于与社会主义理论相关作品的翻译。然而，在1957年7月，她再次在著名刊物《译文》上发表了九首波德莱尔的译诗。不论是她对波德莱尔的创造性解读和翻译，还是在她自己的诗歌中，她均强调了读者以及译者的主体性，放大了波德莱尔诗歌中叙述者坚韧的品行，并论证了同理心的存在。

沈天边(英语系2022级本科生)

## 相辉纵论

### 富贵与德行

富贵是值得追求的吗？孔子读书求学是为了追求富贵吗？

《论语》中孔子不止一次提到“富贵”。“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显示孔子对富贵持一种积极的追求态度，认为“可求”的财富哪怕做相对低贱的职业也值得去赚取。然而，现实的复杂性使得孔子思考，富贵是可以求得吗？正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在追求财富时往往会受到多种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而可能往往“天不遂人愿”。深刻明白这个道理的孔子却并没有停止进取的步伐，而是给自己和学生留出一条退路，“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富贵不可求得，那便听从自己的内心。

孔子所好，是仁与德。他理想中的政治秩序，是有德行之人居治理之上位，在正确的位置为民造福；但若无法有相应之位，仅为普通人，则应当“言必信，行必果”。这就为所有人指明了内在的必由之路——修身立德。“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只要心灵指向德行，就不会再“忧”，因

为应当把握的已经把握住，剩下无法把握的也不值得忧虑了。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的富贵观表达了一种亲切的开阔、耐心的引导：既要顺应“仁”与“道”的指引，积极追求可求之“富”，又要在“求不得”时学会自处。而对“仁”与“道”的领悟，并不来自某些外在的独断之论，恰是我们与这个世界不断打交道时逐渐体悟。“富贵”与“德行”并不是非此即彼之关系，正是在追求“人之所欲”的“富与贵”的过程中，有所为有所不为，此即“德行”之落实。

孟子亲切体会了孔子的教诲，他进一步指出，世界上有“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追求“富贵”本身无关对错，关键在于获取的方式与心态。当受到命运眷顾成为富贵之人时，“富而好礼”；当无法求得“富贵”时，也应淡然处世，不妨“贫而乐”。

《论语》之所以是一部经典，就在于其中蕴藏的思想与洞见，在今日仍能不断启迪人心。

陈特(中文系副教授)

### 阳气初惊蛰

惊蛰是春天的第三个节气。“惊蛰”的意思是春雷惊醒了蛰伏冬眠的昆虫。

惊蛰一候“桃始华”，陶渊明《拟古九首》其三描写此时：“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韦应物的《观田家》也说“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二候仓庚鸣，仓庚就是黄鹂。陶渊明《答庞参军》中的“昔我云别，仓庚载鸣”和《鹧鸪·七月》的“春日载阳，有鸣仓庚”里的仓庚都是它。

“坤宫半夜一声雷，蛰户花房晓已开。野阔风高吹烛灭，电明雨急打窗来。顿然草木精神别，自是寒暄气候催。惟有石龟并木雁，守株不动任春回。”

这首宋人仇远的《惊蛰日雷》，颌联的“野阔风高吹烛灭”，让我想起李贺的“黑云压城城欲摧”，大雨将至，顷刻电明雨急。而颈联的“自是寒暄气候催”，寒即冷，暄为暖，写明了雷暴天气源自冷暖气流

的相遇。

三候鹰化为鸠。“鸠”是布谷鸟，鹰化为鸠，这种说法和“腐草为萤”一样，是古人别致的想象。

惊蛰一到，蛰伏的昆虫都苏醒了，因此古时候的惊蛰，人们会用香和艾草来熏一熏家里的四角，驱赶蛇虫鼠蚁，去除霉味。这种风俗就是打击小人，驱赶霉运的“打小人”的前身。

其实，被惊蛰的春雷唤醒的不仅是昆虫，还有纷繁的春花。惊蛰一候“桃始华”，桃花很妙，它既活泼明媚，又有恬淡之气。《桃花源记》里写道：“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桃花源并非没有人间烟火气的仙境，只是理想中的隐逸之地。

欢喜热闹的春天一到，我们就可以出门去看花了。

戴蓉(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师)

### 斗门的宋韵“遗珠”

“潮起伶仃，寻根黄杨”，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以其独特的乡村风貌与历史文化，积淀陶染出慢生活的格调，宛如一颗“沧海遗珠”。

斗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南宋末年发生十字门之战和崖山海战，与文天祥、陆秀夫并称为“宋末三杰”的张世杰带领军民在此抵御元军。南宋赵氏子孙聚居于此，留下了岭南建筑的独特魅力。

斗门老街初建于清朝，保留了岭南骑楼的独特风格，古街上的店铺、茶馆溢出一份古朴与宁静，每一

块青砖、每一片瓦片都诉说着往昔的故事。南门村赵氏祠堂崇谿堂是斗门独特的文化遗产，祠堂外的蚝墙古建筑元素等体现了当地村民的智慧与勤劳。祠堂内展示的赵氏家族代代传承的家风，传递出“家国天下一体”的内涵。斗门镇，就是一幅正在进行时的《清明上河图》。

贾颖月(中文系2023级博士研究生)

副刊投稿邮箱：

Fudan\_media@fudan.edu.cn